

# 北京鋼院

1958年1月18日出版

第144期

本期共4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自从去年十二月中旬，我院整頓、加强爱卫会的組織機構；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已基本上做到室内外整洁和无蝇、无蚊。现在，这一运动正在我院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一月十五日，在北京市人民举行的全市冬季除四害、講卫生运动的竞赛大会上，我院响应邮电学院“兩洁六无”的挑战，已向大会正式呈上了一份应战書。应战書明确規定：到二月中旬，我院要做到兩洁六无；彻底消灭蚊、蝇、鼠、雀、臭虫；同时並要使大家养成不随地吐痰的好习惯，劝阻随地吐痰的现象。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除四害、講卫生”是移风移俗、改造国家的一项大事情；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号召全院师生员工总动员起来，以有效的行动，积极投入运动中去，为保証我院应战書所提出的具体要求的实现而努力。

根据应战書中的条文規定：在兩洁方面，要求做到环境无杂草、紙屑、不乱倒污水和垃圾；同学当中展开紅旗竞赛，做到室内整洁；春节前，全院再进行一次大扫除，彻底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在六无方面，除要求大家圍歼蚊、蝇、鼠、雀的老巢，彻底消灭寝室的臭虫；劝阻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外；其中还具体規定了方法和步驟。

例如在消灭老鼠方面，要求采取捕打和毒杀相結合的办法，“由内往外”打。在本月廿五日前連續在全院各个角落投药三次，做到五日内堵塞全部鼠洞，彻底搜查鼠屍；要求灭鼠千只，做到我院无鼠穴，无鼠跡、无鼠损坏东西的情况发生。在消灭麻雀方面，則要求大家采取搜、捕、掏、堵、膠粘、灯照捕打的办法，做到使麻雀在院内无巢，无家可归的效果。

其次为了更好、更多的消灭麻雀，爱卫会还組織了五个突击队，这五个突击队是由捕雀能手馬春林負責的。按爱卫会对他們所提出的要求，他們將于月底完成消灭6000只麻雀的任务。

同学们是我院捕雀灭鼠运动月中的一支主力軍，爱卫会要求每班同学在运动月里要交20只老鼠。目前同学们已成群結队搬鋤弄鏟利用課余之暇到野地去偵察，捕捉老鼠。同学对捕鼠的热情都很高，有的为了偵察鼠穴，虽日落西山时还在田野上四处搜寻。来自农村的同学对捕捉老鼠更感到兴趣，因为他們經驗丰富，对老鼠的狡猾性和住处有所了解。他們成为班上同学追踪鼠穴的优秀偵察兵。有的同学捕捉了老鼠后，初次尝到了一场胜仗的愉快；紛紛向其他同学介紹了捕捉老鼠的經驗和方法。自从本星期，同学们开始出发歼鼠以来，大家都有很多收获，“老鼠对农作物生产和我們的生活危害性很大，我們一定要把它們消灭干淨”，目前同学已歼鼠近200只；大家正乘胜追击，向老鼠进行总圍剿。

## 爭取作第一个兩洁六无学院 同学积极行动展开大竞赛

采矿业右派分子郭楠，一贯表现对党和政府不滿。肃反时为重点清查对象，态度非常恶劣，坚持反动立場，抗拒肃反运动。

在整风时期他歪曲肃反中的事实，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在教授座談会上，在專題鳴放会上，极力进行他的反动宣傳，猖狂向党进攻。

右派分子郭楠对反右派斗争是消极抵抗。在批判大会上，表现抗拒、抵賴，不肯交待右派言行，甚至在鉄的事实面前还抵賴說：“我没有說过”，“我記不清楚了”。最后在入証物証俱全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認說：“只要同学们說出来的，我都承認。”

經過了13次批判大会之后郭楠，直到现在态度仍极不老实，不承認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他說：“只要大家說我是右派分子，那我也沒有意見。”並借口因病不写檢討。是不是我們硬要給他帶上右派的帽子呢？讓大家看看他的反动言行吧！

對肃反运动的攻击与污蔑  
在許多次的教授座談会上，他对肃反运动都进行猛烈的攻击，他大肆的污蔑歪曲、捏造事实，他以所謂的肃反中的亲身体会，对肃反运动进行了极恶毒的污蔑，他說曾經因为他說过我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用說服办法使其坦白交代，不必采用粗暴，打罵的办法。結果我被抓住这个小辮子来整。繼而在5月26日的教授座談会上更是猖狂备至的污蔑說：……缺乏斗争材料，怎么办呢？只好逼着解放前認得我的老年教师，湊集材料；……粗暴的人身攻击，任意侮辱罵我的亲友。每天派出許多人，出去調查訪問，历时甚久，但始終沒有得到反革命証据。”他还无中生有的胡說：“凡是①不听话者；②愛提意見者；③不符合党的领导意图者；④党员对群众怀私恨者，都作为肃反对象，我就是这样一个群众。”在6月18日下午專題討論肃反估价問題的教師論坛上，他更猖狂的亂說什么“肃反都是临时湊些材料，根据道听途說、表面观察，加以推測。

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郭楠  
高武勳 黄恩兆

郭楠不但从肃反的方針政策上进行污蔑与歪曲，同时还利用同学的來訪向同学们进行煽动。他說：“肃反斗争中一些被斗錯的人沒有任何根据，只有几个党员在搞的”。“我們学校这么多人被斗，清查出了几个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员（指李兴烈同志）不認人”。

郭楠更瘋狂的說：“我现在坚决要求党委会公开認錯，並公开在院刊上恢复我的名誉，补偿因此案給我所遭受的损失；对党员李兴烈違法乱紀行为，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我要求調回李兴烈同志参加整风”。郭在同学们面前大罵“李兴烈（前党总支書記）王八蛋，違法乱紀，必須召回鋼院好好地整他一頓”。又对來訪的同学說：“我的名誉被丧失了，非收回不可，否則，我要同他斗争到底，不吐冤气，决不罢休”。从上面可以看出右派分子郭楠对肃反問題，的攻击是如何“全面”恶毒。

## 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郭楠

高武勳 黄恩兆

郭楠不但从肃反的方針政策上进行污蔑与歪曲，同时还利用同学的來訪向同学们进行煽动。他說：“肃反斗争中一些被斗錯的人沒有任何根据，只有几个党员在搞的”。“我們学校这么多人被斗，清查出了几个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员（指李兴烈同志）不認人”。

郭楠更瘋狂的說：“我现在坚决要求党委会公开認錯，並公开在院刊上恢复我的名誉，补偿因此案給我所遭受的损失；对党员李兴烈違法乱紀行为，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我要求調回李兴烈同志参加整风”。郭在同学们面前大罵“李兴烈（前党总支書記）王八蛋，違法乱紀，必須召回鋼院好好地整他一頓”。又对來訪的同学說：“我的名誉被丧失了，非收回不可，否則，我要同他斗争到底，不吐冤气，决不罢休”。从上面可以看出右派分子郭楠对肃反問題，的攻击是如何“全面”恶毒。

对党的攻击与污蔑  
右派分子郭楠不仅攻击与污蔑肃反运动，而且对党的整改决心进行攻击。他对去訪問他的同学们說：“现在院方无决心讓大家大鳴大放，有些教授不敢鳴放怕挨整”並且說：“党委整风根本没有决心……等。”

他污蔑党政领导說：“党政领导的思想水平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仍然用老一套的工作方式方法：騎在群众头上的上司或官僚观念和作风，……許多做党的工作，做团的工作和做人工作的同志都习惯于按照公式，按照党团员和假积极分子的汇报去理解群众，按照一張三格的簡單表格去私判群众終身命运，使他們永远不能翻身”。

同許多右派分子一样，他也攻击党不懂科学，否認党能胜任科学的领导。他說：共产党员是在理論上夸夸其談，在爭鳴时真正談到科学技术問題时，便啞口无言了。在党群关系上他也污蔑說：“……领导和群众之間的距离和矛盾，日益显著。因而党领导和群众之間的鴻溝和銅牆越深越寬，越来越高越

## 積極投入除四害講卫生运动

十齋和礦60班向全院同学提出挑戰

“除四害、講卫生”运动已在全国範圍內轟轟烈烈的展开了。我們住在十齋的同学热烈討論了這個問題，一致表示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这一运动中去。我們除开展班与班之間的竞赛外，並向全院各齋提出挑战。我們的条件是：

- ①室内室外无痰跡；
- ②室内清洁、通风良好、床舖整齐、无浮土。无髒物、灭絕蚊蝇臭虫及老鼠。
- ③走廊、楼梯、窗台等处，无碎紙及浮土。我們要求学生会生活部評战，应战各齋

請把应战書递交十齋齋委会或学生会生活部。

十齋齋委会

我們矿60全体同学，积极支持和拥护我院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向邮电学院应战的條件。就灭絕痰跡一項，我們向全院同学提出挑战：

- ①决不随地吐痰，保証把痰吐在痰盂或手帕中；
- ②有人随地吐痰，一定劝阻；
- ③尽可能广泛的利用各种形式，展开劝阻随地吐痰的宣傳工作。 礦60全體同學

厚。”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他对党的攻击和污蔑是如何恶毒。

### 污蔑積極分子

郭对积极分子也尽了污蔑之能事，他說：“几年来有不少投机分子，包括一部分教师和科学家在內，利用察言观色，奉承拍馬，夸大汇报等手段或不卑不抗的方法，包圍在党内或党的左右，蒙蔽党委，以达其向上爬的目的。”

### 污蔑党学习蘇聯及知識分子的政策

关于学习苏联，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他會污蔑的說：领导上对于苏联專家言听計从，不管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一概接受。而对中国專家抱着怀疑态度。又說：“领导上…万不可不懂科学，不是內行，而妄自作主張，或听信在领导左右冒充內行者的話，便不信任中国專家。何必又用他們，又怕他們，又不信任他們呢？用而不信是最坏的最有害的官僚主义。”

### 反对彙報制度

郭說：“领导采取汇报方式了解教师的情况，並把这些汇报材料当作案件。而汇报人仅根据表面接触和片面观察作为汇报材料。”

### 进行煽动点火等活動

郭楠不仅利用同学的來訪，进行煽动点火活动。而且当右派在全院向党进攻高潮的时候，写信給矿四、矿三同学，企图煽起同学圍攻党委。他在信中说：“昨天我看到們在西飯厅北面貼的大字报，我贊成並拥护們的意见与主張。我很同意把肃反小組長李兴烈（党员）調回鋼院参加整风。”在信中又說：“我系党总支負責王連甲是肃反办公室主任，我系同学和教师被斗争錯了，王也是罪魁之一，不要忘记漏掉这一个。”

据上所述，郭楠的反动言行是針對党的基本方針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与污蔑。其目的是为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情节极为严重，性質极为恶劣，且至今仍頑抗，无絲毫悔改表现。

但是，我們决不会这样讓他輕松的滑过去，一定要和他斗争到底，直到他向人民低头認罪，表示真誠悔改为止。

## 爲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如何處理右派？

### 問題討論

### 從「化消極爲積極」說起

余天問

化消極爲積極，這個原則對右派分子是否適用呢？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在國家政權十分

鞏固以及人民覺悟程度空前提高的今天，對右派分子如果處理得當，則有可能把他們的大多數逐漸地改造過來，而且也有可能利用他們中間某些人的專長（主要是科學技術方面）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在這次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的辯論中，許多小組都談到了“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的問題”。其中多數問題的爭論並不在於化消極爲積極的原則是否適用於右派，而是在於如何理解、運用這個原則，即如何“化”的問題。

有人認爲，為了化消極爲積極，應當對年青的右派分子採取教育爲主的方針，基本上把他們留在學校進行教育，因為他們的可塑性很大。這種意見表面看來似乎有道理，但是實際上卻是錯誤的。錯誤的實質在於把人民內部的消極因素（例如落後思想、一般個人主義的表現等等）同資產階級右派這樣一個屬於反革命性質的消極因素混淆起來。對於人民內部的消極因素，應該採取以教育爲主的方針，即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去克服；資產階級右派這個消極因素，對於採取一般以教育爲主的方針是不能消除與克服的，這是由於他們具有反黨反社會主義

的堅決性，儘管他們反動的猖狂程度不完全一樣，但是他們的反革命性決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或思想根源的。因此，正象鄧小平同志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所指出的，對於他們要進行堅決的鬥爭，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極少數觸犯刑律或屬於現行反革命的右派分子，還要用鎮壓和懲辦的方法。有人說，對於右派的鬥爭最後也是爲了把他們改造與教育過來。當然，對右派也要教育與改造，但是，對敵人的改造同人民內部的自我改造是有原則的區別的：一個是敵我鬥爭，另一個是人民內部自覺的思想改造。至於說青年可塑性大，在相對的意義上（與成年比較）一般不算錯誤，因為一般青年人的政治和生活經驗很少，受舊社會的遺毒，一般說來也不如成年深。但是，這種說法對於右派分子來說是不合適的。因為他們除了年齡、經驗、手法等與其他右派分子有所不同外，反共的本質卻沒有什麼區別。

既然右派分子不屬於人民內部的消極因素，而是反革命性質的消極東西，因此，我的意見是：作為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建設幹部的高等學校，原則上應將這種反動的、消極的東西清除出去，以純潔我們幹部的後備隊伍。在具體處理上，除了極少數情節輕微並確有悔改或立功表現的右派分子，可考慮留校察看（這是爲了分化和最大限度的孤立資產階級右派）以外，大多數右派分子都應該開除學籍，進行勞動教養。有人建議把某些右派分子留下，作為活的反面教材，這個意見值得考慮，但我認爲這應該是極個別的問題，不應和處理一般右派分子的方法相混淆。

有人認爲，將右派分子開除出高等學校，他們豈不是沒有出路嗎？豈不是不能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這種看法也是片面的。對於右派分子來說，通過勞動改造自己，接受羣眾的監督與批判，向人民請罪、投降，根本改變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這就是他們光明的出路。不能認爲上不了大學就是死路一條。當然，他們如果繼續頑抗，堅持與人民爲敵，那他就自絕於人民。至於這種消極因素能否轉化爲積極因素，除了今天國內外有利的形勢這一條件之外，還需要三個條件：第一，正確執行黨中央關於處理右派的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第二，廣大羣眾對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監督與批判；第三，右派分子自身是否繼續站在反動立場，是否肯去改造自己。當然這幾個條件不是平列的，而主要取決於人民力量的強大和黨的政策的正確。我認爲，在我們黨關於處理右派的正確方針指導下，在羣眾強大的壓力之下，總的趨勢是：大多數右派分子被迫接受改造，被迫放棄反動立場。同時我們也應估計到，可能有少數右派分子不肯罷休，繼續反黨反社會主義，以至進行破壞活動，變爲現行反革命分子，或者把他們的反革命的思想與立場，最後帶到墳墓里去。當然這種情況並不奇怪，但是值得我們提高警惕的。

總之，某些人孤立地和片面地理解我們黨提出的“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的原則，本質上是把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是右傾思想的一種反映。只有全面地、具體地理解這個原則，克服姑息與同情右派分子的右傾情緒，才能對右派作出正確的處理。

### 對如何處理右派分子的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田波

對右派分子如何處理的意見的分歧，正象142期院刊編者的按語所說，實質上是反映對右派分子的性質的不同認識；是反映對為什麼要處理右派的不同見解。因此我想談談我對右派性質的認識和對如何處理右派的看法。

右派分子是不是反動派，目前大家在理論上都有一致的看法，肯定右派就是反動派。但涉及到某一個具體右派分子是不是反動派時，有的人就搞不通了。有的說右派分子是“言”上的反動派，反革命分子是“行”上的反動派；有的說，所以不給右派分子刑事處分是因為右派分子的罪行沒有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行重。也有的說右派分子是思想上的反革命，所以不給予刑事處分等等。這些例子說明有些人對右派分子是不是反動派還是搞不清，還有些懷疑。

那麼右派是不是反動派？既然是反動派為什麼又不給刑事處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無區別？這些問題，我認爲既要看到右派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質的共性，也要看到右派分子不同於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特點。右派分子就是反動派，也就是反革命分子，這在本質上和其他反革命沒有絲毫不同。但資產階級反動派這一類型的反革命有不同于其他反革命的特點，右派主要是從政治思想戰線上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同時他們對資產階級

的知識分子中有相當的影響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是這類反革命不同于其他反革命的非本質的特點。所以我們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就要考慮這個特點，同時也要根據我國目前的情況。為什麼不給右派分子以刑事處分呢？我的看法是根據以下三點：1. 右派分子是從政治思想方面向党進行的，我們要想徹底的粉碎它，首先也必須從政治思想上打垮它，分化和孤立它。2. 我們的政權很鞏固，允許採取這種處理的方法。3. 處理右派是從人民利益出發，採取什麼方式對人民更有利就採取什麼方式，並不是象有的人說“因為右派罪行輕的原故。至於為什麼要處理右派？因為右派是反動派，他們對人民犯有嚴重的罪行，只要回憶一下整風初期大鳴大放時的情況，當時右派分子的兇惡象就會記憶猶新的出現在我們的眼前，那時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已達到極點，如果不是我們政權的鞏固，不是黨及時揭發右派的陰謀，並領導人民徹底打垮他們的進攻，那就是幾百萬人頭落地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存亡的問題。實際上有的地方已經搞起了反革命暴亂了，如漢陽事件。所以對右派分子必須處理，只有對其進行處理才能平民憤；才能鞏固反右鬥爭的成果；才能使廣大羣眾與右派劃清界限，才能分化和孤立右派；才能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遭侵害；才能

發揚人民羣眾的民主；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必須對右派嚴肅進行處理。

關於如何處理右派分子的問題。我完全同意根據黨的嚴肅和寬大相結合的原則，按右派分子的情節輕重、態度好壞等情況分別處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分化和孤立敵人，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消極因素化爲積極因素這一精神，但我不同意142期院刊所登載“我的意見”一文作者韓慧的意見。他說：“右派分子在全國中雖爲極少數，但在知識分子中也是一個不小的比例”又說：“如全部開除，對我們的建設事業，會不會帶來損失？”我並不是主張全部開除，但我不同意這個理由。這個說法很顯然是錯誤的。

對右派分子進行處理正是爲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這對我們是一項重大的勝利，當然更不是什麼“損失”。我們國家是需要很多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然而右派分子非但不是用他們的知識爲人民服務，反而用他們的“知識”作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他們的人越多對社會主義危害越大，所以右派分子在知識分子中雖然佔有“一個不小的比例”，但對他們進行處理，不但是不是“損失”，反而是重大的勝利，是重大的收獲。另外處理右派的原則應根據黨的嚴肅和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同時根據右派分子的情節輕重、態度好壞給予分別處理，不能以“一個不小的比例”來作爲處理右派的根據。以上意見是否恰當，請指教。

### 對右派若以教育爲主于誰有利？

楊昶九

有人對我院右派分子的處理，提出了應以教育爲主的原則。其論據與結論是：“我們學校的右派分子與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相比，情節並不太嚴重，而且今天我們的政權又很鞏固，所以對他們應該以教育爲主。”就此，我願提一些個人看法來與大家討論。

右派有極右派和一般右派之別，但畢竟總還是右派，總還是黨和人民的敵人，決不至於一般右派就不成爲右派了。其實，無論社會上的右派或我們學校的右派，都有情節嚴重的，也有與嚴重者比較起來是不大嚴重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論：社會上的右派情節嚴重，鋼院右派的情節就不嚴重。因此，我認爲一般地說，我院右派分子與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相比情節並不太嚴重，是不能成立的。至於談到另一論據：我們的政權很鞏固，這當然是對的。今天，不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軍隊、警察、法

庭、監獄等等，牢固地掌握在人民手裏；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國廣大勞動人民都有較高的政治覺悟。但能不能從這里就推出對我院右派分子的處理，應採取以教育爲主的原則呢？我看不能。不可忘記黨對右派分子在他們成爲右派分子以前，一直是進行着教育的。但是，右派分子們不但不接受黨的教育，反而起來向党進攻。這就迫使黨和人民對右派分子的處理上不能採取以教育爲主的原則。因為右派分子的行動證明：過去黨對他們的教育是不起作用的。既然教育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自然就不能採取以教育爲主的原則去處理右派。那麼，到底採取什麼處理原則，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最有利呢？這就是嚴肅和寬大相結合的原則。所以要嚴肅，因為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敵人，人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右派却破壞和阻礙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因此，對右派分子要嚴肅處理，不然就會混淆了敵

我界限和是非界限。除了嚴肅之外，還要使嚴肅與寬大結合起來，那是因為我國政權已很鞏固，廣大勞動人民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加之，大部分右派分子都多多少少還有些科學技術知識可爲人民所利用。因此，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只要政治上思想上鬥透，處分上就不宜過分地採取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或採取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採取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既不會混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也便利了對右派分子繼續分化和改造，給右派分子留了一條改過自新的路。

那麼，對右派的處理，若採取以教育爲主，將會對誰有利呢？我看，無論對人民和右派分子都是不利的。對人民之所以不利，是因為“以教育爲主”的原則，會使敵我界線和是非界線混淆不清。對右派分子之所以不利，那是因為“以教育爲主”的原則，不太可能促使他們悔悟，使他們重新作人。



# 从右派分子李救功的历史看他的反党本质

顧學範

李救功乘党整风之际，猖狂向党进攻，已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李救功曾經和蒋介石反动統治作过斗争，是地下党员，为什么今天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 他为什么能加入地下党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提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李救功是在解放区大举反攻，蒋介石反动統治即将面临全面崩潰，全国人民都紛紛起来摧毁反动統治的时候，他才靠近了党。在当时的形势发展下，需要党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很多教育工作。同时在当时党曾提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团结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李救功当时正在学校唸书，李救功就在这种形势下，他于1948年8月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在1948年12月参加了地下党，而成了我们的同路人。

李救功在当时虽然参加了地下党，但他对党的事业並沒有認識清楚，他幻想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以后，建立的新政权是属于资产阶级共

和国的范畴。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李救功的家庭出身。他出身于大地主的家庭，长期过着剥削阶级的腐蝕生活，从小就是嬌生慣养，这是他以后发展成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严重个人主义的阶级根源，但李救功对自己的弱点沒有認識，更談不上背叛自己的阶级。这就是他以后在许多根本问题上与党发生分歧的阶级根源。

## 他是怎样对待党的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作为一个党员的李救功，在群众的阶级斗争面前，並沒有和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向敌人作斗争。当反霸、土改、鎮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后，他的家庭遭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的大地主祖母及父亲在土改时畏罪自杀，他的反革命哥哥被判徒刑，他的姊姊是三青团骨干，也遭到追究，李救功在这种情况下，並沒有和家庭划清界限，相反他却同情被斗的家庭。直到后来在組織和同志们对他进行帮助下，才勉强过了这一关，在形式上和家

划清了一些界限，但实质上並沒有解决问题。而李救功自己却自滿起来，認為經過了这次考驗，立場問題已解决，从而故步自封，沒有进一步接受組織教育，認真的改造自己。因而使他的立場沒有得到根本的轉变。

1952年，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向不法的资本家以及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蝕而失节的国家工作人员，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清除了历来社会的恶习，真是移风易俗，堵塞盗窃人民财产的漏洞，並且运动也教育及鍛鍊了人民群众，运动的成績是很巨大的，但李救功却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認識运动的偉大意义，相反却抓住运动中的一些缺点加以夸大，而否定运动，怀疑党所提出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从此李救功对党就怀有更大的“介意”。以后在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及肃反运动中，对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对敌斗争問題上，总怀疑党这样做是否必要，是否应该发动群众，是否过火？

总認為我們是“过左”。因而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錯誤后，他就更找到了認為我們党也会犯錯誤的“根据”，並且很快地接受了修正主义，对南斯拉夫的情况大加欣賞。

## 他是怎样对待党的领导

由于李救功在一些根本問題上与党有了分歧。党坚决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党坚决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而李救功对党的这些做法是不滿的，当他看到群众是十分信任和愛戴党时，就曲解这是党向群众“发号施令”，群众则是“盲从”。当然，对于右派分子李救功，这种十分自然的现象他是无法理解的，他基本上就不能認識到党的方针政策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号召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这就是他在1956年向党中央提出的所謂“民主治校”及整风期間，在工会自由论坛上，所发表有关治校問題的发言中，所贯穿的主要精神。他要限制党的

领导权，他認為群众应该自己来决定問題（他認為过去群众都是“盲从”，跟着党跑），而党只能通过影响来领导群众，李救功認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並且美其名为这是党在地下斗争时代的领导方式，以此来迷惑群众。实际上这是他对党所幻想的老一套，随着历史条件向前发展，在实际接触中，党的实际情况与他的幻想发生冲突，他又頑固地不放棄他的幻想，而和我们逐漸分歧，以至最后妄圖拿他的一套来改变我們党的面目，来反对党。

## 最后的堕落

李救功十分狂妄自大，自認為自己有胆量。他感到过去曾經冒着生命危险争取过“民主”，现在为了争取“民主”，即使坐牢也在所不惜。于是李救功乘着党外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机，而他就从党内来否定过去运动的成績；否定党委工作的成績，侮辱攻击党委；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瓦解了党支部的战斗力量；並在群众中大力为贩卖他的要民主不要集中的修正主义的私貨，高举着“民主”大旗，他开始了全面的猖狂的向党进攻，而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

# 右派分子藍玉文在鳴放初期的反党活动 其主观动机上是好的嗎？

劉倩華

在大家批判右派分子藍玉文的时候，她对自己的反党行动，說成是由于“錯誤思想”“認識錯誤”，总之，“主观上沒有和党对立的情緒和向党进攻”。

这种态度，究竟是对其犯罪的行为認識不足，还是坚持反党立場不肯低头認罪呢？主观上究竟是否和党对立，向党进攻呢？就以下情况来看，問題就会清楚了。

## 一、反党的立場

在小組鳴放会上，藍对肃反問題說：“肃反問題……对我们分清敌我等方面，的确有教育意义，但是否斗出几个反革命呢？自然沒有（藍說是指机械系）。斗一个人方式上确实有許多毛病，……只講一兩句話，承認工作上有缺点，做錯了（指党委道歉）这难使人情緒上平靜下来，如林楠对刘叔仪只講几句话，是不能平人憤的”。这可看出藍玉文的反党立場是多么明显！

当群众貼出批評藍玉文工資过高的大学报时，藍曾对某一同志說：“这事一定与于树德事有关，我要去找正义委员会（右派小集团）談去。”並为此事給高院長和整风办公室的信上說：“……請你們派人到楼下看看門口的大字报，这就是由于‘于事’我得罪了总务科的惡果”，其中又写：“……希望领导深入了解真情，难道还必须‘正义委员会’来处理嗎？”这种对党組織的威脅和对右派小集团的投靠，表明其右派立場又是多么明显！

反右斗争开始后，藍与“正义委员会”头子王柱兴在看批判右派的大字报相遇时，王問：“现在怎样？”藍笑笑摇摇头，表示无可奈何，后来说：“学校里宗派很严重，打击报复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这是什么人所能表现出来的态度？又是什么立場呢？这只能是右派分子的感情！他的右派的立場是再明显不过了！

以上几点，可清楚的看出，藍玉文的反党的立場是极明显的！絲毫找不出思想模糊的痕迹！

## 二、进攻的矛头 指向党和行政

藍向党进攻，一部份是利用“于树德事件”借右派集团（正义委员会）的力量，来进行的。

5月28日藍在“正义委员会”的一次会上发言：“……我对此事（于树德事）有几点体会，领导上一开始就表示沒有关心，如一开始就表示不要扩大事态，内部处理。……领导上是对全部事实不了解的，偏听偏信……这件事本来不大但是由于领导处理不当，故导致至民憤很大。”

5月30日右派集团（正义委员会）在院刊上发表了一篇題为“于树德事件”的文章，歪曲事实的报导，污蔑

鋼院领导是：“官官相护，狼狽为伍”“院行政自相矛盾”“瞎口妙法”等标题。不符事实的醜化鋼院的組織。藍在“正义委员会”的会上，对“于树德事件”的文章，只就几个具体事实，帮助修正，給堵下漏洞，此外对以上提到的攻击組織的各项，只字未提。

6月3日藍在工会通訊上发表一篇題为：“对于树德毆打家庭妇女及学校处理工作上的几点意見”的文章。歪曲事实的对学校党組織进攻，以煽动群众对党不滿，如：“……党内对于树德的处理更是默默无聞”“……总务处从领导开始对于的錯誤事实，一直是采取本位、包庇、敷衍的官瀆态度……”此篇文章結尾：“这一問題由开始到现在，由于組織处理不当，在群众中已造成很多不应有的不良影响”（經法院最后判决，說明我院組織处理是确当的）。通过以上藍在于树德事件的活动，可清楚看出藍玉文进攻的矛头是很明确的指向党和鋼院的行政。

关于干部及工資政策方面，藍玉文在小組鳴放会上談“……老黨員当做老干部看，而老工作人員，却象老

廢物。”

藍在一張小字报中，提出了在人事科工作和工作过的一些党员的工資后，繼續写道：“假如抛开党员身份不談（因我体会工資政策不按身份），論資格、論德、論才，比工作态度、工作份量、工作效率我都可以比一比。即使抛开人事科的圈子，和全校所有18級的人，我也不怕比一比。就是对17級的部份按党员身份任命的科長級干部，論工作态度、工作能力，我也可以比一比。再讓我大胆冒昧一些，对那些个别靠党员資格，

## 向“除四害，講衛生”的好人好事學習

在这次“除四害，講衛生”突击运动中，出现了許多好人好事。如：捕雀能手馬春林，打鼠最多的伙食科閻保民、田玉林、邓景榮等同志。

在經常性的卫生工作中，也出现了許多愛清洁、講卫生的人，如家属宿舍标准2栋313号徐先开同志（在财务科工作），对卫生工作很重視，輪到他扫楼梯时，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因上班沒有時間打扫，总在晚上七八点鐘打扫，他的愛人星期六由城里回家时，也常打扫楼梯。这样一对夫妇是值得我們大家学习的。标准

外表裝得象样的16級的所謂科長……論德、論才，論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我都可以和他比一比。……論职別同样是經院長任命的秘書，为什么又分好几輩，院長办公室、总务处、教务处的秘書都是科長級，为什么科学研究部的秘書就是科員級???

假如不是领导上的宗派主义，以党籍衡量德又是什么道理？”

总务处艾平同志問他工資根据什么評的，藍說是根据党令。

以上表现出来的向党、向党行政組織的进攻，也是极明显的！也絲毫找不到思想模糊的影子。

抛开藍在整风中更多的具体活动情况，只就以上几点来看，右派分子藍玉文的反党立場以及向党进攻的方向，都是极明显的！

4栋313号周同志是六个孩子的媽媽，可是他們的門上經常保持着紅色的“最清洁”的条子。标准4栋108号的白老先生，不但自己搞好卫生，还經常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教授6栋602号尤老太太也是这样。

以上这些事例都是值得我們学习的，但也有个别同志強調工作忙，不講卫生，有的是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很干净，而輪到扫公共場所时，就对小組長发脾气，这样的同志应当向好的学习。

鋼院愛國衛生運動委员会 鋼院工会家屬委员会

## 從一個方面看右派分子馬如璋的思想本質

趙伯麟

党内右派分子馬如璋，在檢討中避重就輕的承認自己是“客觀上站在右派立場”。他不敢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質——由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質。对这个問題，馬如璋用各种方法来打掩护，說什么自己是中农出身，小时参加过体力劳动，一直受党培养提拔，所以自己对党没有什么不滿。按馬如璋的說法，似乎这样的人就不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但事实上为什么馬如璋会在右派向党进攻时也向党进攻呢？为什么他会“客觀上站在右派立場”呢？这一切的事实將如何才能解釋呢？馬如璋有一个醜惡的个人主义灵魂，这就是貫穿在他整个思想活动中的一个基本东西。

整风初期馬如璋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发表了一系列反动言論，首先他对党的老干部进行了歪曲事实的攻击，說他們自認“不需要懂得繁瑣的业务”並“把非党的学者的觉悟水平做过低估計”並下結論說“这种見解……是教条式的或懶汉式的”。同时馬如璋还污蔑領導同志是“受奉迎甚

至拍馬的首長”，至于对党的青年干部他也进行了攻击，說他們是“利用党员絕對服从的办法找捷徑”；貫徹任务的党员是“自作判断以自己的意見給老教师下結論”的人。馬如璋並进一步歪曲事实的污蔑党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的治校方法，說“三害”的根源在于这个制度，是什么思想支持他这样說呢？我想只能是因为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欲望在党内得不到支持，所以他就污蔑所有的党的領導同志及党员，这就是馬如璋向党进攻的根本原因。

既然党内不能滿足个人主义的要求，那就只有求助于右派了，因此馬如璋說右派分子不是“只懂得資本主义的工业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热情不足”的人，並向右派献策不要太主观了，应该在决定問題时“与更懂得社会主义教育的人和其他同行的人多商量一下不是更好一点？”这就是說別人是“受奉迎甚至拍馬的首長”的馬如璋向右派分子拍馬献媚的嘴臉，这也就是馬如璋想讓右派分子們支持他的个人主义欲望的表现。

馬如璋把自己描写成鋼院

少有的“既懂业务又懂馬列主义和高等教育政策的人”，直說自己当然太露骨了，馬如璋在这里玩了一个花招，說这种人是很少的，但这並

不能掩盖他的思想本質。

馬如璋自認是又懂业务又懂政治的人，看起来好象他还不乐意完全和右派分子为伍，他还想利用党员的牌子来支持他的个人欲望，所以他也反对“党委撤出学校”，为什么这样呢？馬如璋紧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解釋：

“党委撤出，党员就要撤出，这也是宗派主义。”其实馬如璋之所以不要党委撤出学校，只是因为他自己是“党员”而已。

事实很清楚，个人野心极重的馬如璋，在乘党整风时，已完全墮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了。

## 駁斥右派分子馬如璋對黨的污蔑

楊德鈞

右派分子馬如璋乘党整风之际，向党进行惡毒的攻击。馬如璋在工会召开的“如何治校”鳴放会上，污蔑說“学校最初是院長負責制，后来是党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即党委治校；其本質都是党员治校”“党利用党员絕對服从的办法找捷徑，主观的决定一切”。由上可見，馬如璋把党委制、党的領導描写成是專利独裁的統治，是不民主的領導，是几个党员决定一切。事实是怎样呢？在党章的总綱中是这样規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張的实现，都要通过党的組織和党员在人民群众中間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的努力。因此，必須不断地发揚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綫的傳統。”可見党的政策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方面

党要通过組織与党员来貫徹党的决定与政策，另一方面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向人民群众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从而为群众自己的主張与行动，自觉的发揮創造性来完成。我国几次大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肃反运动，每次都是由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而获得巨大的胜利。就从我們鋼院的基本建設、教学改革、新专业的設置，不也是由于党的領導走群众路綫的結果嗎？

另外，党是否利用党员絕對服从来办事呢？党员是否盲从呢？党员是否能发表意見呢？党章第二十六条中明确的規定：“关于党的政策問題，在党的領導机关沒有作出決議以前，党的下級組織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員，都可以在党的組織內和党的會議

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討論，並且向党的領導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党的領導机关已經作出決議，他們就必須服从。”这是每一个党员都可以亲身体会到的，我們是民主的，我們所需要的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有领导的民主；而馬如璋要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他企图以“民主治校”的美名取消党的領導……。

馬如璋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委委員應該知道党的領導的重要性，但他却提出“民主治校”，要取消党的領導；應該了解党的群众路綫是我們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但他却歪曲事实攻击說“利用党员絕對服从办法来找捷徑”。可見馬如璋是一个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具有个人野心，从党内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

## 繼續深入討論

教务处的同志們經過反右斗争及对右派分子邵以增、刘寄禾等人的批判后，对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認識。經過这几天对如何处理右派分子問題的学习和討論后，同志們深深体会到，反右斗争和处理右派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过程，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須克服右傾思想的温情主义，和資產階級右派彻底划清階級界綫。很多同志在批判了自己的右傾思想后，繼續揭发了右派分子的一些反动言行。如鮑育珍檢查說：“繕印科右派分子刘寄禾質問我时，我沒有站稳立場，现在我要求和刘寄禾当面对証，她在鳴放时向我講的右派言論还有很多”；王文鈺和陈永新等人也相繼檢查了右傾思想。在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气氛中，大家明确了右派分子的性質和处理右派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同志們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条逐句的認真核对右派分子的結論表，做到了罪情确凿，並分析了右派分子可能使用的花招。因此当右派分子刘寄禾看到結論表后，除了已經发表在院刊上的反动文章外、都予以否認时，同志們紛紛提出对証，有的將工会小組鳴放会的原始記錄拿出来做証，有的則指出其右派言論是在什么時間、

## 嚴肅处理右派

什么地点放出来的。結果右派分子刘寄禾在鉄証面前不得不低头認罪。通过了这场激烈的階級斗争，大家对“严肃与寬大相結合”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一致对右派分子刘寄禾企图翻案；右派分子馬俊馳在反右斗争中繼續放出的右派言論，右派分子藍玉文至今仍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惡劣行为等，都表示十分憤慨。

根据高院長的报告精神，大家还討論了如右派分子现在低头認罪，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可从寬处理的問題。因此，大家警告右派分子何去何从，现在是他們抉擇的时候了。（賈鋒）

## 右派分子必需受到嚴肅處理

科研部和中心實驗室工会小組对处理右派分子的“严肃与寬大相結合”的方針进行了反复的討論。在討論中，有些同志追述了院內外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情景。那时我院右派分子搖旗吶喊反对党委治校；煽动罢課；挑起“于树德事件”叫囂法制何在……一时间真是烏云翻滾，杀气冲天。大家認为若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阴谋真的得逞，那社会主义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偉大祖国的前途和我們每个人

的前途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們亦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心情舒暢，幸福愉快地生活，不能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勤奋地工作或学习。因此右派分子欠下全国人民的这笔債非还不可，右派分子必須受到严肃处理。張永福同志說得好：不严肃处理右派分子，將來他們又会来反咬一口。这句话透彻地說明只有严肃处理右派分子，才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条件，才有利于分清敌我和非界綫，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李裕芳）

## 澈底和右派分子劃清敵我界限

冶62.4班同学在討論处理右派时，談到是否所有右派分子对党 and 人民都有刻骨仇恨的問題。有的同学認为，家庭出身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对党有着刻骨的階級仇恨，而出身好的右派分子不一定有階級仇恨，因为他們只是由于个人主义发展而成为右派的。有的同学不同意这种意見，認为出身好，但由于个人主义的严重发展，为了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終於使他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站到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也是有刻骨仇恨的。

关于右派和反革命分子究竟有什么不同，大家也展开了爭論。有的同学認为兩者都有行动；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直接危害人民，而右派

分子則想要在我們国家搞成匈牙利事件”。但有的認为右派分子行动較少，言論多，其給国家造成的直接違害較少。还有的認为反革命分子是隱蔽的；而右派分子在我們党整风时期，却是明目張胆地向党猖狂进攻的。有的認为反革命直接和台灣有联系，右派分子和台灣沒有直接的联系。

总之，在討論中，大家的意見很多，有很多不統一的地方。大家都感到必須深入

討論，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認識，彻底和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限。（冶62.4班）

## 代 郵

本刊1957年的稿費于一月份將清算結束，下列作者請于五天內来办公楼303室院刊室領取，过期我們作上繳处理，不再补发。

劉嘉琪 劉根權 王同寅  
柳 烟 肇 基

院刊編輯室

## 討論為什麼深入不下去

苑榮福 賈毅昌

矿三各班处理右派的討論已經进行几次了，有的班爭論得还热烈，討論的問題也不少，但是有些班却討論得深入不下去，冷場甚至达四十分鐘之久。

处理右派是一場严肃的階級斗争，是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課，为什么有的班討論时深入不下去呢？

据說有一些人把自己的大部的精力投入迎接大考的总复习工作，开会时心不在焉。有的人抓紧时间鑽書，有的人跑去找老师，要求輔導答疑。虽然学习是重要的，但是我們要奉劝这些同学，学校規定最近精簡課程，正是为了使我們有时间全力投入运动，只有处理好右派，我們才能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

所以說我們要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来解决和我們有戚戚相关的大事情，每个公民都不應該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

还有些同志，認为只要党来制定处理右派的具体办法就行了，我們不討論也不要紧，这种看法显然也是不对的，党把这样重大的政治問題交給人民自己处理，正表明了党的群众路綫作风，說明了我国人民有着重大的民主权利，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这次斗争，並在斗争中接受教育。

以上这些，說明矿三部分同学对运动还有一些不太正确的看法和态度，这是討論深入不下的一些原因。